

田亭草卷二十

洛神賦序辨

皇太后喪服考

三極通答問



王仲淹中說論

鄭敬後論

非相塚論

宗法論

裁歐陽子本論

救時名實論

錢文論

洛神賦序辨

賦序云植初求甄逸之女不遂後爲文帝所得黃初
中入朝甄已爲郭后讒死帝以其所遺枕賚之歸途
感夢因作斯賦名曰感甄後改曰洛神嗟乎冤哉陳
思王植也植自孟德時以才見異幾於奪長兄丕噉
之有日矣一即王位遂誅丁儀丁廙遣植與諸侯就
國黃初二年爲灌均希指詆奏貶爵安鄉侯尋改鄴
城三年立爲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都屬
法令峻逼不時得見任城王彰忿怒暴薨植上疏云
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反其獻詩云

性命不圖常懼顛沛嘉詔未賜朝覲莫從操心之危
乃爾至太和六年正月來朝每欲求別見論時政終
不能得矧削爵量移恚怒未釋安得雍容欵昵有遺
枕之賚耶甄后以失寵怨望被讒賜死其遺簪墜珥
不足繫丕餘思而以賚植何爲者且男女有別君臣
分嚴丕非喪心何至若是爲此說者不惟誣植且誣
丕矣植與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監國使者不
聽至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
嗟乎此何等景象也而乃有感甄之夢乎又敢名感
甄之賦乎據植自序謂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
之事遂作斯賦而宓羲氏女溺洛水爲神世所傳
久矣屈原天問曰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濱遠遊
賦曰騰告鸞鳥迎宓妃植才藻翩翩空湧泉溢觸事
寄興聊紓鬱懷且謂屈原居亂世事闇君不敢自附
乃竊比於宋玉其用意婉慮患深至是若賦曰洛神
而意在感甄則宋玉賦高唐神女所感又何人耶甚
矣好事者之誣罔而後世之訛傳也

皇太后喪服考

萬曆丙申秋八月

仁聖皇太后哀詔至外臣及家

居諸臣當旦夕哭臨查會典所載喪服曰各服斬衰

有謂當杖者有謂不當杖者及查高皇帝喪禮官

員麻布大袖員領衫不緝邊麻布帽就以所戴帽用

布裹之仍垂帶麻腰經麻鞋則皇太后之喪不宜

復有所加矣或謂高皇帝喪禮乃建文諸臣所裁

定不足爲據然會典既錄而不刪必自有說及得

高皇帝實錄查之洪武十五年八月丙戌高皇后

崩丁亥上命禮部考喪服之制禮部言按宋制在

京文武官喪服麻布直領大袖衫麻布裙麻布冠麻
腰經麻鞋 上是之戊子禮部定 大行皇后喪禮
在京文武官於己丑清晨素服至右順門外具喪服
入臨所謂喪服者即前所云命婦服制則丁亥禮部
疏未及也故戊子所頒條款云命婦用麻布蓋頭麻
布衫麻布長裙麻布鞋其說詳矣考諸宋太宗之喪
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裙袴帽
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文武二品以
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經竹杖絹襯
服自餘百官並布襴頭襴衫腰經兩省五品御史臺

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防禦團練使等官
服布頭冠幘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經皇后喪服同皇
太后喪百官齊衰二品以上桐木杖不用首經蓋宋
制如此自二品以上杖者即禮君之喪達官之長杖
之意也淳熙丁未太上皇帝崩禮部符下州縣只用
布四脚直領襴衫麻經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幘頭
於直領布襴衫注云上領不盤按直領布襴衫即上
文所謂袴也釋文曰袴衿袍小衫也宋制所謂裙袴
即上衣下裳之制然以大袖二字加於裙袴之上文
義未明 國初采宋制而用之曰麻布直領大袖衫

麻布裙麻布冠則其說較爲明白然此特宋人州縣官及家居士大夫之服耳京朝官喪服一如太宗時舊制朱文公謂布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得一時並加於首四脚幘頭二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不杖之制不宜使長官下同僚佐而故相領帥家居者亦無異文則其說有所未盡然又謂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各有所施今洪武十五年喪服即宋人前一制也洪武三十一年喪服即宋人後一制也惟宋人用布幘頭今用布冠帽耳至百官杖與不杖則我朝之制本無

等差實錄會典不曾開載當纂修時只載洪武十五年八月戊子喪禮之條不及查丁亥禮部所上喪服之制只曰具喪服入臨而已遂使二百載之後觀者茫然所載文武官員皆服斬衰一款查諸實錄則又無之想是纂修者謂麻布員領衫不緝邊便是斬衰槩從省文以至承訛如此大都我朝大喪禮始自高皇帝 皇太后喪禮始自 誠孝皇太后 皇后喪禮始自 高皇后其喪服俱言斬衰不言杖與不杖今議禮者謂杖乃斬衰中一套事理或宜然第高皇后喪服禮部言之詳矣不惟不言杖且并首經

負版辟領衰俱不曾言及也建文禮制姑置勿論即
文皇帝喪禮亦曰喪服禮儀一遵洪武舊制則其所
遵用者想不過高皇后喪服而已禮屬聚訟不知
所執謹識之以待用禮者考焉

二極通答問

貞白馮先生五書黃生序之矣或問於黃生曰子序
馮先生五書如小學解質言迴瀾正論愚既聞命
矣求是編則憲副程川張公之序究理淵醇措詞直
截絕無依違兩可之見而子之言確然同聲也無容
贅論獨三極通一書不掇卦名不繹卦義而別為一
說所云自至至勝為少陽自革至貞為太陽而陰始
生自進至修為少陰自疑至黨為太陰而陽始生然
則易可以意獨創乎先生亦知人之疑其為誕而解
之矣說具于修學篇子獨篤信焉於義奚取黃生曰

善哉問是先生有靈假口於子假筆於余而因以發其秘也子讀太玄乎太玄之說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揲之以三策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故有首衝錯測摘瑩數文祝圖告十一篇首之言天也測之言日也自羨至俟自從至事自更至彊自睟至大以日行所經危奎胃井柳之次為左方陽卦之節氣自廓至昆自減至視自沈至堅自成至養為日所經胃亢尾斗之次為右方陰卦之節氣是子雲太玄皆獨創於卦名之外從與義文相反然惟侯芭信之最篤桓譚稱其文義至深不詭於聖人即劉歆有覆瓿之嘲而道陰陽者不能有所評駁也何獨至馮先生而疑之大都三才一理也函之以太虛形之于象數寄之于著策亦一理也玄之卦起於中而終於養通之卦起於平而終於幸所謂美厥靈根與不葉而英者貞元始終理若符契弟子雲以方州部家錯綜成卦而用四馮先生以天地人錯綜成卦而用三神明通變不可以執一求此豈孟喜京房輩所可彷彿影響者蓋自秦漢以前日步為卜筮之書其說主數至程朱說易而漢儒之學始詘顧其理未嘗不相通而又相為用世人貴

遠賤近桓譚已預言之玄雖不顯獨朱子謂康節之學似子雲覆瓿之誚可以解矣馮先生修學篇之言引而不發所答葉比部書及令子督學公之繹與序其家學淵源躍如于言表余故謂玄非擬易通非擬玄而義文祕旨昃然具著猶慮後學難喻也因詳答問之語于編末俟觀者冥心自得云

王仲淹中說論

自漢武表章六經延招碩彥於是儒林傳所紀代不乏人即業專門授徒衆者咸獲垂稱史冊隋時有一王通不齒錄于隋史惟新唐書王績傳附見之云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其書不顯惟中說獨傳夫讀中說則續經之指備是矣宋諸儒評之甚具有擬諸吳楚僭王者然中說非皆通之言也其門徒相與撰述而其弟疑及績于福郊福時後先文飾之者也昔司馬遷作史記系世家於孔子司馬貞爲之

說曰孔子非有諸侯之位惟大聖人爲教化之主代有賢哲故以世家稱焉廼杜淹之叙述通則直曰文中子世家與孔子並蓋出福時僞筆所紀關朗之筮謂通生于隋與孔子生于周氣數冥符若貞元間值焉王氏子弟其假借僭妄一至此極哉唐初修近代正史封德彝顏師古主隋歷數年不就乃以隋史屬祕書監魏徵而左僕射房玄齡總監焉假令房魏嘗北面受業則桓譚推尊揚雄鍾興稱薦丁恭古誼具在績何不引誼固請而第貽書陳叔達以致堙鬱不章也福時謂長孫無忌挾怨阻抑直抵飾之詞耳夫太宗英主房魏受知遇最專無忌雖棟朝權安能掣史臣之筆以房魏之正直不撓而乃掩天下公是忘師資教澤甘屈筆於柄臣耶此必不然之事也晁氏謂中說所稱門人如貞觀中將相皆屬誇張援引且以李德林關朗薛道衡合其年歲次第互相考訂諸請見問禮事誕妄無稽則所稱門徒大都類是即王珪通叔父也直以當仁數語遂夷諸弟子之列其厚誣又已甚夫孔氏門徒有顏閔游夏聖道不爲加尊孟氏門徒止得公孫丑萬章亞聖之道不爲貶損顧道德何如耳區區將相之業譬諸塵垢糝糠何必援

爲門人以高自誇詡彼許商之門謬列四科徒爲後
世嗤笑矧妄擬其父師於素王耶考亭朱子謂推原
本始則通之好高自大有以啓之誠確論云按中說
十篇於貞觀二十三年始編錄行世是時諸有名將
相如房杜王魏李靖溫彥博陳叔達等皆歿矣通卒
於大業十三年年序曠遠見聞靡徵直以素相往來
指爲受業弟子誰能辨之至其遺揚素以酒誥歌小
明以送虞世基嘗賀若弼之矜懷付李密之樂禍皆
後事造券侈爲前知又何以欺人也通之學術在隋
唐時非儒林所推重惟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頗稱
述之已在晚唐之世至宋代始知名朱子云通之於
道可謂有志而未嘗深探其本今觀其論三教之言
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
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家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嗟乎秦之滅以焚書坑儒五尺童子知之顧謂詩書
盛之能滅秦與譚玄崇佛提衡而論遂抑仲尼之教
列於釋老而爲三其舛甚矣近世評儒術者稱首揚
文中子彼首與揚也擇焉而弗精亦奚至聾瞽昏眩
若是哉吾故謂中說一書不必皆通之言也欲尊之
而適足以累之則其門徒與子弟之罪也

鄭歇後論

勢利之溺人也猶之膩然膩愈濃則群蟻之赴之也愈捷至淪胥以溺而不能自止也漢武帝雄畧猜忌丞相李蔡莊翟青趙周比坐事死公孫賀引拜不受頓首涕泣庶幾哉知禍而避矣既勉強就列顧又使其驕奢之子敬聲代爲太僕乃首遭巫蠱之禍家族誅夷光武以吏事責三公司徒韓歆歐陽歆戴涉或死非其罪或坐事死獄中而高密膠東猶與公卿參議國家事隱然機衡之重不能固自引退其不如侯霸之蒙譴責者幸耳綱成君有云信而不能詘往而

不能自返誦斯言也可為永鑒今世俗論鄭縈者率以歇後鄭五為戲譚而不知縈智士也又端士也按唐史縈以昭宗乾寧元年二月拜相七月致仕是時皇綱解紐內則閹宦橫恣外則藩鎮阻兵崔昭緯以鬼蜮巨奸簸弄君側逞為李茂貞耳目昭宗力不能制瞠目以逞杜讓能極口苦諍竟弗肯從比事敗勢逼則諉之罪以解斯時也雖蕭曹姚宋無所措手而可爛額濡首以赴焚溺乎縈去位之明年而崔昭緯召李茂貞等舉兵詣闕殺平章事韋昭度李璣矣古所謂不能者止明哲保身縈實有之且縈刺廬州能令黃巢歛兵保全疆域逮歲滿去贏錢數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逮為給事中而杜弘徽遷中書舍人縈以其執政讓能之弟不宜處禁要封還制書為散騎常侍往往摘條失政取怒宰相左遷國子祭酒此豈碌碌無所短長者大順以後主威奪唐祚微託諷詩謹姑免時忌一旦登庸與崔昭緯同列固讓不聽居位不安乃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此其巧於自匿一何智也史稱其立朝侃然無復故態此數月間亦足自明矣余悲世人不諒與俳諧之徒同類並譏故特表而出之

非相塚論

今之譚相塚者皆以郭璞葬經為據璞葬母既陟去
 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
 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然王敦之禍乃身罹之葬
 經所謂奪神工改天命直虛語耳陶侃牛眠岡古今
 以為美譚侃之勳烈自足致位三公且有生以來原
 已分定厥子如瞻如斌如稱皆不得其死矧骨肉相
 屠禍莫大焉牛眠之吉安在哉舒元輿之葬其母也
 與東來之僧所預占為吉壤者不謀自合顧雖登相
 位而卒死甘露之變昔人有言左手揭天下之圖而

右手吻其喉雖愚夫不爲乃以元輿爲獲吉之證一
何不知類也袁氏四世五公人謂袁安葬母之地實
貽多福范曄表其事於傳中矣然司空敞自殺即安
子也太傅隗爲董卓所害即安曾孫也五公之橫死
者二矣至第五世而爲紹與術圖霸僭號阻兵爭雄
妻子宗支殆無唯類此其吉凶禍福互相乘除即燕
翼貽謀者猶所不願安之曾孫閔見時方險亂而家
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
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卻矣故
知積德在人賦命在天而相塚之書不必盡信焉至
於公位之說尤屬渺茫温大雅改葬其祖卜人占其
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大雅曰如子言吾含笑入地
矣歲餘卒唐史載之以爲符證然大雅之弟彥博卒
於貞觀十一年得歲六十三大雅兄也卒於貞觀三
年其壽命不甚相懸名位亦相頡頏大雅之裔孫佶
官太常丞佶之子邈以拾遺補闕召邈爲邑宰而造
爲御史大夫以功名著造之子璋節度邠寧歷檢校
吏部尚書彥博之裔孫未有以勝之也卜人之言亦
未爲驗今世有兄弟叔姪互爭吉利而棄其祖父於
淺土者觀此亦足以破其惑矣

宗法論

余讀程子宗法論云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余心竊疑之及睹丘文莊祭禮補註云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而吉水羅氏族譜云自程子推宗子法後儒沿之以爲當然然大中之祭端懿不能奪之伊川至情所至固非虛名可易也寓尊尊長長之義於一族之中其惟族長乎有故則以次者代丘文莊羅文恭皆當世鉅儒其立言如此良自有見夫古者諸侯有國則臣其族人諸父昆弟

不得以屬戚通今封建之廢久矣自宗室勳戚武弁而外即宗法行世臣安從得乎凡禮本人情定名分而已今人子事父母如視饌進食上壽稱觴則伯仲叔季適供厥事未聞有委之長孫者豈其歿而奠獻乃與生事之禮殊乎又豈其累世之後乃與繼世之日殊乎假令宗子之分姪也弟也欲聽之操家政主祭祀是子弟從父兄乎父兄從子弟乎宋儒之說最多窒碍朱子則云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夫宗法與封建並廢勢也亦理也賜爵詔令可爲今官員襲蔭者例耳不得曰家政祭祀可一槩主之也近俗過信宗法甚至以承重孫列在伯叔之前尊卑倒置當之者能無惶悚余謂遠祖之祭當於通族中推其行輩中年之長者以司裸獻一如吉水羅氏家法若祖禰之祭又無庸贅矣吾家世爲小宗自長老以來遵用宗法大宗祀事一應如舊此無它踈之也引嫌自屈也吾小宗子孫弟遵今議行之則親親尊尊長長於我悉協於情亦安藉令宋儒復生睹余斯言無以易也

裁歐陽子本論

佛法之盛行也久矣韓文公聲其罪而致之討曰若輩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求其所爲虛無寂滅者此於聖道王法甚盪宜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歐陽文忠公則謂不必然第宜修其本以勝之所謂修其本者舉堯舜三代之政備鄉黨庠序之教教化行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著其說曰本論夫儒與佛分岐矣儒之道可以治身可以經世佛之道主於出世專於自爲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爲近理故其爲害尤甚彼其言曷嘗自

外於禮義哉學佛者背而馳耳世儒之堯言禹趨頌法周孔而耽嗜勢利肆行不顧以亂天下國家者其人何可勝數顧謂持禮義可以勝佛教祇見爲迂濶而遠於事情也初佛教入漢長安其法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而揭善惡之報應明示勸懲楚王英最先好之以喪其國厥後梁武帝最篤信之以喪天下奉佛之有禍無福章章明矣至魏太武唐武宗誅鋤僧尼遍毀蘭若而崔浩李德裕實贊成之已而太武不正其終武宗不庇其嗣浩族誅德裕竄海南哢哢者遂謂爲擯佛之報殊不知楚王英習呪咀之術梁武帝納侯景之叛太武荼毒江南武宗推刃本支與德裕皆招權自恣其貽禍若掇之也夫事佛者未能爲善擯佛者有他罪惡爲之昭昭報諸冥冥天實尸之佛何能與焉然而崇佛之風日趨不止即吾儒修持禮義歐陽子所藉以勝之者且沉溺而不自覺也然則佛之教終不可破乎第即佛教之所謂本者責諸學佛之徒則其說可折而屈矣迺其權則握之自上今夫佛法以虛無爲宗故曰色即是空曰無無亦無持論甚高聽之可喜循而持之亦恬寂而無求矧六塵六識生於耳目口鼻四肢胡得執之以爲有

也自有佛則有寺有寺即有田產齋糧諸塵欲種種取給焉皆視爲因果中必有之物矣天子一統天下以四海奉一人而太子諸王后妃嬪御之屬安坐而享之億兆臣庶奔走効命未有無事而食之人也今搏泥爲像目之曰梵王宮殿弘敞金碧輝熒嚴扃迴廊層軒邃室環遶于前後左右諸鱗次分庖而處者皆異鄉異姓強名爲父祖昆弟子孫者也泥塑者享其名有心知嗜慾者享其實不耕而飽不織而衣累褥重茵早卧宴起安逸之欲遂矣酒曰米汁鷄曰鑊離菜對客則齋素居閒則羶薌臭味之欲遂矣明畜

變童陰藏美姝督租而庄婦主饋嬉遨而婢媚密席聲色之欲遂矣凡茲流酒習染輦下尤甚大都叨內帑宮闈之錫賚萃中官豪貴之檀施指麾如意財賄充盈驚然而不可禁彼且曰飲啖同俗有寶誌二小兒登肩有鳩摩羅什求其嚴守戒律茹素食淡者百不能三四也又求其解悟義學了習止觀者百不能一二也間有半癡半黠村童口不能誦兔園冊少可供掃除長可奉奔走遂遞承世緒祝髮披緇而稱上人坐糜其田產齋糧以潤及父母昆弟彼皓首窮經藜藿弗克者不有餘羨哉宜乎游惰亡命之衆羣鄉

而趨之也夫世有儒名墨行者君子擯之迺今釋其名而宕其行曾不念佛之爲覺沙門之爲息心又何暇教以吾儒之禮義矣試取學佛之徒而問之曰毬多石室縱廣十餘肘今宮室之侈奚爲也頓吉苦行日餐麻米今供養之豐奚爲也奉佛以尋丈而居僧徒以連楹奉佛以籩俎而飫僧徒以匕筋有何功能叨茲厚享也不必火其書廬其居第禁寺宇之新創裁田糧之浮濫限披髮之名額非通曉文義者不得授度牒非素敦戒律者不得長住持有姦淫不法者痛繩以連坐之條即住持不得假貸而內帑宮闈之錫賚祇以賙貧之不以施僧衆令中官豪貴無所慕效彼爲僧者目睹其無厚享也有不縮頸遁乎其父兄不獲霑餘潤也肯棄其子弟於僧乎吾謂權握之自上者此也如有秉心堅貞皈依淨教居則茅茨石榻出則芒屨破衲澹然無營於塵境不待明圓珠之非寶証菩提之無樹亦足爲真空出世人矣雖禮貌而與之游可也此吾所謂本論也

救時名實論

天下事有名有實魯臧孫辰讓夷急病猶然見譏在
秋胡氏謂爲治名不治實之蔽乃今郡邑政治有浮
慕其名而實不副者則重積儲飭鄉約是已有其名
可喜其實可行而未及措意者則嬉遨當禁僭侈當
懲是已今夫六府之修穀居一焉民所繫命誰能輕
之管仲相齊李悝相魏權時勢輕重察年歲凶穰而
隨宜爲歛散行之二國皆致富彊漢五鳳中耿壽昌
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捐價而
糴名其倉曰常平庶民稱便至元帝時齊地饑民多

享死在位諸儒多言常平倉與民爭利可罷勿設夫
令公庾有餘糶則凶歲可無饑此其利在官耶在民
耶不以玩愒廢格爲有司罪而遂謂其法可罷是廢
食非懲噎也方今官司贖錢爲積穀計著令甲日久
法宜令有力贖罪之人輸穀官庾彼且何說之辭乃
金矢之入沿爲故事而給直閭右視其產力多寡爲
之等差令董區稅者督之曹史侵漁司庾需索民股
計而不敷言比乎年穀不登開倉假貸則密穴官署
者先之設賄吏胥者又先之貧民其籍公家方朝夕
翹首待哺而延緩累日有竟不能得者少拊膺長嗷

曰誰使我悄悄忍飢而又徒乏吾事也夫其歛之也
既以病民其散之也民不見德所謂慕其名而實不
副者也周官有族師黨正掌族黨之政令治教屬民
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隣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韓
延壽守潁川置鄉正伍長先日布告爲期會俾相率
以孝悌糾察非常姦人不收入其界彼其聘禮賢士
召郡中長老爲鄉里信向者設酒食親與相對其政
令治教有所資其精神意氣亦有相感召者耶今郡
邑鄉約即延壽治潁川遺意顧士之賢者長老之見
信于鄉者殆未易數數見即有之而親姻里黨間主

任德不主任怨勸懲無柄視聽玩慢自藏匿盜賊而
外博戲惰淫之俗不爲衰止間有效雅季之任俠報
酬恩怨借亭長之受遺模稜決事者乃至窮鄉僻塢
衣冠寡侶詩禮風微率多恃貨殖爲豪雄倚貴勢爲
城社第竊一約長之名舍姦匿盜靡所不至其貽一
鄉之害不小夫行之穎川則治理流聞行之今日則
弊實潛滋又所謂慕其名而實不副者也古語云上
化下謂之風下從上謂之俗風俗美惡關世道理亂
非細故已古昔盛時禮教修法度明四民各安其業
專一其耳目心志不見異物而遷用能使淳厚成風

姦軌不作自頃歲浮蕩之習熾游惰之民多倚市門
而角勝梟盧徵逐酒食者十人而九動輒醵錢爲會
指淫祠建鼓而號於衆曰某日某神誕也侈設酒殽
盛陳歌舞比閭習染以汰靡相高此其意不在媚神
徼福而在於縱恣逸欲工釋其技藝商賈輟其貿易
販夫弛其負擔偷旦夕之娛忘釜缶之聲饕餮靡給
寧諱而不言當賦長催科時輒傲然吞之曰吾負里
中醵錢若干尚未能應何暇及此此語傳諸閭巷以
爲戲談官司聞之亦當爲一捧腹其甚者則取三尺
土木偶高架通衢夾標懸綵未夜張燈使冠蓋縉紳

引車而趨其旁戰檐帷而過其下恨不摧之爲高岸之泥沙泛流之挑梗即官司鳴騶乘幘清道而行時亦卒然撤去以明體統顧其不及盡撤者自在也觸目因循恬不爲恠或謂魯人獵較孔子不禁則遨蕩之黨何所戒心兵凶器也靈旗禡祭戈矛森列蓋以應秋令而壯國威乃猷畝農夫舍爾穡事值春和發生盛夏長育之候賽神醮社數百爲群長戟利劍鉦鼓旗幟閃爍喧闐于城市亘里許不絕而擁一土木偶縮其後此揭竿爲旗剡木爲刃之兆爲誰倡之又誰假之而可置不問也賈生嘆息于漢文帝之朝謂

其俗流失世敗壞所縷縷指數者只在衣履緣飾之間我國家制度自王公大夫士庶人其冠衣各有差等故有詩人好衣緋者傳笑於士類有朝士紅履趨陛者被糾於鴻臚而今之紅履緋衣則里閭衢路轉眴而是彼綺紈之華上同有爵巾玉之飾下等俳優又無論已先是士人服晉唐等巾生今反古識者謂非從周之誼已而商賈醫卜星相諸傭流一槩服之以與逢掖溷逢掖家亦遂屏不用此時服庶人巾帽者惟廝役輿皂而已又有無賴子家絕詩書世澤目不識一丁日與椎埋屠沽爲伍而儼然粧首者一如

縉紳冠帽之制恣情踰僭漫無忌憚克是心也雖鵠冠堯鰲可也諸如此類皆起於遨侈一念遞相沿襲莫覺其非匪善人所能化誨匪長老所能喻止至于資身無策巧詐日增以不肖之心求免饑寒之困小則穿窬大則行劫然後操三尺繩之亦何益於事矣惟賢明有司預出令禁之庶其沉迷不悛者懲之所謂順風而呼其聲加疾用以挽回頽俗消釁未萌鴻名厚實一舉而附未可視爲末務而不加之意也乃若責輸穀於贖刑不以擾閭右察民情所信向不以任匪人酌歛散明勸懲設誠致行舊章具在遙追五鳳神爵間良吏綽綽無難矣蓋漢崔寔著政論唐杜牧著罪言二子者皆慎慮深籌爲國家計長遠鄙人山澤之癯也見不能越閭井語不敢爲譏訕意在揭名質實正俗維風以小補一時政治事若瑣細實關大體覽之者可采言之者無罪以故目之曰救時名實論

錢文論

昔魯褒作錢神論夫陰陽不測之謂神為其排金門入紫闥也故稱神焉然是錢流布未有不稱文者郁郁乎文小大由之顧由之者何如耳崇質先生因轉圜子拘方居士之辨作錢文論

有轉圜子問於拘方居士曰竊聞先生沉酣六籍搜羅百氏醞釀道德組織英華小子鄉慕之日久矣不揣愚陋願與先生論文拘方居士曰夫文之為用大且重矣伏羲作易仰以觀於天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周王至德後世稱文而謚之宣父紹承聖統曰文

不在茲乎洙泗講論六經刪述皆是物也未易與吾
子道也轉圜子曰先生之言遠矣與矣小子之所謂
文者異於是今有鼓鑄于天府廣布于闔閭名之曰
錢者自一而什伯而千萬咸以文稱天之將興斯文
也黃雀獻瑞秘藏箱篋致貨鉅億享之累葉清重見
夢掘獲五銖日躋富盛致位中書天之將喪斯文也
嚴道鑪冶布滿天下没入責負衣食重假藩王桀鴛
即山盜鑄斧鉞一臨朝不保暮天天之制之也其大
且重亦若此奚必六籍之為文也拘方居士慨然怒
曰子何人斯乃敢持賈豎之譚潤長者之側哆詆諧
之口侮聖人之言其亟引退毋污客座轉圜子怡然
興曰小子未聞至道頗諳世態願再陳蕪言仰聆矧
誠夫世之莪冠博帶憑藉靈寵者誰非貫串經籍頌
說周孔即崔烈才名重於北州銅臭貽嘲慙憤厥子
濬冲曠達擅稱竹林假貸之數責逋厥女和嶠礪砢
特崇風格卑哉錢癖見譏杜預袁淑抱忠捐軀徇國
受僇始興茹而不吐夫此三四君子非表表犖犖者
歟安見夫六籍之文與六銖之文若蒼素異色燕越
岐途也拘方居士聞其言憤稍平顏稍霽謂轉圜子
曰居吾語子凡子所稱引皆曲立崖岸旁穿坑塹意

在混夷跖於一軌濟堯桀以同堂重為吾斯文玷也
其不玷者章章也子過矣子過矣轉圜子曰唯唯否
否夫士也居人間世誰能緝芟荷為裳采松栢為食
幕天席地居無廬室哉即脫粟懸鶉蓬戶茅齋日用
營度非錢不諧嚴君平高賢也卜得百錢而垂簾閉
肆范史雲介士也過姊一飯而留錢以去阮宣子達
人也儲無擔石而杖頭取醉 陽亢宗名諫官也俸
錙既罄而枕衾可質彼其砥行甚廉取資甚約矚然
氷雪弗染世氛即無高堂廣廈之美膏梁文繡之好
亦何嘗不與於斯文昔在周曰圜法在晉曰孔方圜

象方輿合而成文以垂無疆即先生與小子其
為之低昂也拘方居士默然不應崇質先生聞而咲
曰夫物有以少為貴者文是也君子質而已矣毋飾
棟宇毋尚紈綺毋慕珍羞取給而止欲既易足費亦
不靡雖累鉅億將烏用此貧窶奚憂貴富奚喜天下
至文孰大乎是惟拘方居士介然獨行寧使文籍滿
腹不為囊篋恆營讓侏儒之一飽目阿堵而若鷲朱
門寂紫闥清豈與駟騶賈豎頡頏論難騁口舌之縱
橫